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五四九・集部・別集類

天岳山館文鈔四十卷

〔清〕李元度撰

天岳山館文鈔

天岳山館文鈔

予與次青方伯之世父遜吾廣文以同鄉舉久相善也至道光庚戌始與次青相識於京邸繇是往來無虛日其議論之符合幾不能判其爲兩人嗣寇事起予以才薄能鮮歸臥山中而君則從曾相國擁旄督兵不有顯功在社稷人方謂君出入戎馬間必無暇用其畱餘之日力以涉於古其文章或未能並事功兼勝後屢以書抵予兼示撰著文字予愕然竊怪君首尾十餘年犯瘴霧冒鋒鏑久屢瀕於死中又重廢黜重以連蹇內有憂傷怨誹之鬱積烏能復專力於此事以盡其能乃視其所作較之委巷憔悴專壹之士無少讓焉得非所受者既異而又勤而不已每治軍書少暇輒手一編砭砭不之休及其沛於詞也凡身之所經與心目之所涉

天岳山館文鈔

序

無不畢肖之而出以恣其奇耶去年冬在黔南軍中都其生平所作爲一集遠屬論定並乞爲之序予受而讀之見其語皆心得多能發前人所未發而於交親久故併命於鋒刃者感悼之餘閒以喟歎詞旨激越悲楚足令讀者隱有所愾於中而大作其義烈之氣其於積忤僉王阨死於危地者尤必詳其死事之本末終始使其節概有以暴白於當時而不泯於後世且使諸奸僉險狠陰賊之私亦無能掩焉足以爲世大戒是殆竊取魯春秋與楚檣杪之旨也日者鋪敦師旅策入烏道窺謁中出百死奪賊老巢以次徇各寨皆下思石遵銅五郡一律救平偉乎伐哉君之文益增重天壤矣繇此天岳山當益爲世所景行云同治七年三月武陵楊彝

珍序於朗江書院移芝室

天岳山館文鈔

序

二

光緒四年春正月平江李元度排次所爲文寫定爲四十卷既迄事乃自序其端曰古無所謂古文也自韓退之氏掃除六代駢偶之體始以古文鳴古文云者別乎時文及儷體云爾几文之用二曰議論曰敘事議論以理勝經與子之流也敘事以情勝史之流也是皆儒者之立言也而其法則皆於經史求之夫經非可以文言也然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則直以六經爲文矣易書詩春秋儀禮之文各不相師亦各詣其極而論語尤簡括如化工肖物無遁形至孟子而辭益昌氣益盛實導韓蘇之先路時爲之也史肇自尙書左氏春秋傳繼之今並列爲經史記漢書又繼之史漢眠經降一等然敘事之義法已大備劉氏七略阮氏七錄班氏藝文志並以史漢附春秋後是史與經合也古立言之士若韓柳孫李歐陽蘇曾王諸家其議論未有不本諸經敘事未有不衷諸史者蓋文所以載道韓歐諸子因文見道其次求近道又其次求不畔道苟塙有心得能抒所獨見則皆可與經史相發明焉且夫六經之論文備矣易曰修辭立其誠又曰其旨遠其辭文又曰言有序又曰言有物惟其有物故能立誠不誠則無物矣惟其有序故稱修辭言之無文行不遠矣書曰辭尙體要詩曰有倫有脊記曰毋勦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皆此義也至孔子曰辭達而已矣則又舉修辭之指顯揭之蘇氏所謂文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者也雖然不可不知其病焉曾子嘗言之矣曰出辭氣斯

天岳山館文鈔

自序

遠鄙倍不專爲文言之病實盡於此也蓋凡性質之柔而毗於陰者其失也多鄙鄙之病恆在辭性質之剛而毗於陽者其失也多倍倍之病恆在氣然則遠鄙倍當奈何太史公曰擇其言尤雅者雅則辭遠乎鄙矣韓子曰其皆醜也而後肆焉醜則氣遠乎倍矣是故爲議論爲敘事卽經史求之有餘師也元度孤生失學頗嘗有志於古文初奪於制舉業繼誤於從軍今且老矣欲再從事於經史而心有所見力不足以赴之辭不足以舉之其得免於鄙倍者幾希然既略有所知見卽不能自閤其說故言理不敢墨守先儒漸就吾心所安者質言之以證人心之所同然而離經畔道者不敢出焉又身在軍中久所見鉅公名將烈士死職死綏者多

天岳山館文鈔

自序

二

平生雅故爰就所聞見各爲別傳以存其真亦史氏之支流餘裔也自念三十年日力多費於此姑過而存之以就正海內立言之士計爲類二十有八爲文五百一十有六不用漢唐寫書首尾相銜法與續有所作可依類以登也而各類中仍略述源流派別及所以云之意而自發其例云

天岳山館文鈔目錄一

論

文家之有論體也自論孟始也劉彥和曰昔仲尼微言門人追記故卽其經目稱爲論語嗣是莊周齊物以論爲名不韋春秋六論昭列至於石渠論藝白虎講聚述聖通經論家之正體也斯言雖矣姚姬傳謂論原於古之諸子而吾師曾文正公每論文必探原於六經所見並與劉氏合惟論箸類文正僅錄孟子文凡八章則說猶未盡竊謂孔子論大哉堯之爲君舜禹有天下不與禹無間然泰伯可謂至德殷有三仁夷齊不念舊惡是卽堯舜禹泰伯其微比干夷齊之論也論管仲器小桓文正譎季文子三思臧文仲竊位居蔡武仲要君甯武子之愚史魚之直蘧伯玉子產之爲君子平仲之善交令尹子文陳文子之忠清孔文子公叔文子之諡文以及子謂子賤南容公冶長賢哉回也諸章各以一二語定其生平皆論體也舜有臣五人回也其庶乎齊景公有馬千駟逸民伯夷叔齊諸章又合論體也至孟子則論尤詳備如禹稷當平世顏子當亂世曾子居武城子思居衛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兩人合論體也其辨舜南面堯腹北面禹不傳賢而傳子及伊尹割烹百里奚自鬻孔子主癰疽諸章就一事立論之體也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子產惠而不知爲政仲子惡能廉匡章未爲不孝此就一人論其得失也舜發於叀畝之中及夷之清尹之任惠之利孔

子之時此合數人論定之也其議論波瀾意度直開蘇氏父子之先矣蘇氏諸論正祖述孟子也韓子亦時時學孟余學文時偶及茲體非敢云可存聊以寄讀書論世之意云爾

章氏學誠曰論說之文其原出於論語周秦諸子各守專家雖學有醇駁語有精粗然推其本意則皆取其所欲行而不得行者筆之於書而非必有意於爲文是論之本體也昭明文選諸論若過秦辨亡諸篇義取抑揚咏歎乃史家論贊之屬與唐宋文家諸論名同而實異然養生博奕諸篇則已自有命意斯固文集行而諸子衰之時曾也

文章貴有獨見忌摹擬襲漢王丹弔友人之喪大俠陳遵贈賻

末岳山館文鈔

目錄

四

甚盛有德色丹徐以一縑置几上曰此丹自家機杼也遵慙而退文家之機杼尤貴自出然亦未可概論昌黎送窮文仿逐貧賦毛穎傳仿騷九錫文平淮西碑仿舜典畫記仿顧命諫佛骨表仿無逸柳州賀王參元失火書仿叔向賀貧及說苑公子成父賀魏文侯御廩災老泉文甫字說本伐檀詩毛氏傳張文潛又襲之爲文論劉夢得許州文宣王廟碑又仿平淮西此類不可枚舉然猶僅撫其體段意境也若長卿大人賦全用屈原遠遊篇崔駰達旨全用子雲解嘲則并襲其辭矣近人劉海峯夷齊論與王荊公同袁簡齋金膝辨與王廉同一人之耳目豈能遍讀古人書殆暗合耳余讀書偶有闕見謹舉之於前及博考之多古人所已言又引用

古今人語往往不記所從來口熟焉遂如已出然則王丹所云蓋未易言哉

舜論 皋陶論 伊尹論 泰伯論 殷太史論 衛武公論

鉅鹿論 公山弗擾召孔子論 有子請行徹論 孔子誅

少正卯論 子產論 伍員論 陳平周勃論 丙吉論 狄

仁傑論 駁王夫之李綱論 李東陽論

五

五

舜論

戰國時邪說誣民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若堯瞽瞍北面朝舜及割烹要湯主癰疽侍人食牛干穆公諸說皆荒幻俶詭微孟子放淫息邪害將無所底獨惜其於萬章完廩浚井之問未據理辨其誣耳是說蓋齊東野語之尤不經者也何者舜年二十以孝聞實

天岳山館文鈔

卷一

論

一

末也當元德升聞時瞽及象已爲孝所諧烝又不格姦矣所謂允

若也又閱十年必益化於善使尚欲殺其子弑其兄盜其嫂則人倫之大變姦孰甚焉而何又且若之有舜初耕歷山則人讓畔漁雷澤則人讓居陶河濱則器不苦窳所過者化行路之人皆被之況在骨肉若爲都君時尙有此禍則是頑者愈頑傲者且至於逆家不能正烏得爲聖人哉且以人情事勢揆之萬萬無此理方是時舜已徵五典宅百揆賓四門納大麓越二年卽受終文祖以位則都君也誼則帝之館甥也倉廩備矣何待舜自完浚井尤賤役也瞽瞍使舜舜胡不轉使人百官俱在一矢口開耳乃貿貿然自迫於險徒恃兩笠自扞而下及匿旁穴得免瞽能焚廩卽能焚笠

天岳山館文鈔

卷一

論

二

象能拊井卽能拊旁穴舜索何以父母遺體天子之重且效尾生抱橋之信以自速其死邪且其時九男安在二女安在百官安在其立而疾視其死歟抑俱不悟其姦計歟萬一舜竟死吾不知九男二女百官何辭以謝帝也况井廩二役其一日事邪先令完廩焚而未卽死又令浚井雖三尺童子知其爲阱也若事非一日瞽雖頑一擊不中術亦不堪再試矣大智如舜豈猶入其彀中邪抑豈明知之而自恃可以濟險姑從命以彰親過而益重吾名邪孔子以曾子芸瓜受杖爲非孝告以舜之事親小杖則受大杖則逃索而殺之未嘗在側思成親之過也烏虜此所以爲舜也完廩浚井視大杖何如而敢以身嘗試邪或曰舜純孝人也父有命知死不敢逃其不死則天耳信斯言也又何以不告而娶觀其不告則舜非守經而不達權者矣申生不敢逃死論者猶以謂成君之惡僅得稱恭而舜豈其倫哉夫人無古今無聖頑其情與勢一也兄爲都君嫂爲天子女象卽拊舜死九男二女百官必將請於帝以誅其逆象之肉其不足食矣乃遽入舜宮逼二嫂象自度能得此於嫂乎哉爲此說者蓋欲甚瞽象之罪彰舜之孝不知適以傷舜之心也孝子善必歸親稱人之善亦必追美其親今誣其父若弟以絕無入理之大惡爲子者安乎不安乎然則孟子何以不闢其謬曰孟子立論往往就一二事以深求義理之精微而務引人於道公劉非好貨知與百姓同則不妨以好貨目公劉太王非好色

知與百姓同則不妨以好色目太王其論舜猶是也意在發明聖人處變之心以推極天理人倫之至故事之有無不暇深辨耳雖然井廩之說較北面而朝尤害理傷化不關之而義實未安不甯惟是萬章問象日以殺舜爲事此亦傳聞之過也嫂初惑於後妻父欲殺子或有之弟未必敢殺兄且皆側陋時事也至克諧以孝萬無是事矣象果稔惡不悛舜爲天子即當放之流之不當親愛富貴之何也忠孝友弟人之大倫存之則人去之則獸以弟弑兄禽獸不若也封之是賞亂也周公誅管叔亦以其干犯倫紀也豈謂害於國則誅害於家則賞乎惟本無殺舜事則始即不恭厥兄既而悔之固宜不藏怒不宿怨矣有庠之封不爲過矣嗟乎天使

末岳山館文鈔

卷十

三

舜遭人倫之變原欲立萬世人倫之極舜克諧以孝所繇爲法於天下後世也論者顧以此誣之舜之孝日益彰即瞽與象之惡日益甚舜能無隱痛也夫

皋陶論

孟子論道統首堯舜而以禹皋陶爲見而知之子夏亦曰舜有天下舉皋陶而不仁者遠言皋陶則賅稷契矣能知堯舜者莫皋陶若也然觀皋陶稱舜不過曰帝德罔愆罔愆者無過失云爾夫以舜之潛哲文明宜若智周萬物者而其命皋陶作士又誠以惟明克允是必賞當其功刑當其罪不失入亦不失出乃可謂明且允也然而舜不自信皋陶亦不自信也故不願舜之大智而第以寬簡爲罔愆之本至指其寬簡之實則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夫失不經豈可爲訓而對殺不辜而言則甯出乎此也且功罪皆曰疑是舜爲天子皋陶爲士猶不能使賞罰悉當也但可疑者必從寬耳不能使罪人必得也但無辜者不至濫殺耳烏庠此舜與皋陶深體好生之德惟恐殺一不辜之苦心也所謂罔愆但求不失好生之本心而已其斯以爲舜其斯爲皋陶之知舜歟且夫世之治亂民之死生休戚繫乎君相之一心闇者無論已正恐天質英明恃其聰察而以擊斷行之自謂無疑而其失也多矣夫聰明睿智豈有過於舜者乃猶不能保其無疑與失後之人自視聰明孰與舜多而必謂功罪無疑刑罰悉中是欲求勝於舜也舜必不可勝而民之被其毒已不可勝道矣是皋陶所大懼也皋陶刑官也而其言若此然後知申韓商鞅之術武健殘酷悖好生之德真千古罪人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

末岳山館文鈔

卷十

論

四

其情則哀矜而弗喜宋歐陽觀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嘗無恨也況求而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之二說者庶幾與皋陶之論相發明哉自申韓之毒中於人心後世酷吏史不絕書卽號稱儒者亦往往持論偏激鄙好生者爲婦人之仁自皋陶觀之皆堯舜之罪人也舜之稱皋陶也曰明五刑弼五教民協於中時乃功所謂協中者未嘗自信爲協也與其過也甯不及時時恐失中乃適得乎中耳烏虜舜皋陶明夏一德若此宜其獨任見知之統而仁覆天下哉

伊尹論

昔者伊尹五就湯五就桀卒說湯以伐夏救民實古今未有之局不特放太甲而不疑爲非常之舉也尹爲聖之任有定論矣近世慈儒乃謂征誅之局始於湯事兩姓之君若循環則始於尹尹說始事之君以伐所當事之君尤不可爲訓故孔子無一言及尹所以立臣道之坊嚆此似是而非之說也今夫三代以上之情事與三代以下異夏商去唐虞未遠故俗尤近古古者民之初生榛榛狉狉無主乃亂有智過千萬人能治其眾者則戴之爲君有道濟天下能治眾君長者則戴之爲天子天子視諸侯其貴不甚懸絕其任之重則什伯千萬於諸侯以民之託命者眾也堯爲唐侯

帝摯不能治天下諸侯廢之立堯爲天子堯行所無事人亦不以篡兄位疑之本無所利而爲之也堯以天下讓許由由逃之自度不能任天下之勞也後以讓舜舜能任其勞及舜讓禹禹復能任之朱均坐視無異言亦自度不能任天下之勞也皋陶益稷與舜禹比肩事主而迭爲之臣既有君能任天下已則宜北面事之也古人以有天下爲苦人之具故無纖毫利天下之心非若秦以後天子尊嚴若神惟恐其子孫不世爲天子日防臣下之篡奪而爲之臣者亦必別嫌引分以自全也且夫任天下之勞者保天下之民也旣爲天子而反毒天下之民則眾共棄之矣如桀如紂毒痛四海湯武爲諸侯安能坐視不救故不得已起而放伐之而人卒

無異議信其無利天下之心耳然而征誅之局自湯始湯豈樂聞其端所以既得尹卽薦之於桀湯蓋謂桀能用尹卽可救民於水火與己之用尹一也尹亦謂見用於桀卽可救民於水火與見用於湯一也就桀至於五則苟有一綫之機可轉猶不絕望於桀矣惟其下愚不移乃終從而放之不放不足救天下之民也曷嘗利天下哉湯旣無利天下之心而尹之祿以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又早足見信於人故能犯天下之不韙而無所疑其後放太甲迎太甲皆斷然行之與始就桀繼放桀其義一也使以三代後之情事度之則五就五去無異朝秦暮楚之儀秦矣旣事之旋伐之無異放弑義帝之項籍矣卽其放太甲於桐亦無異操卓之挾遷

天岳山館文鈔

卷一

論

七

漢帝矣充斯類也堯取兄位律以春秋之義近於篡舉陶稷益歷事三朝繩以後世史法當入雜傳而豈其然哉古之人至公無私無形迹可避亦無積漸宜防故不可以三代下之情事概之也雖然抑惟三代以上可行耳後世人心險薄詐僞循生強效之適爲大亂之道是故燕噲子之效堯舜而亂者也宋襄徐偃之仁義唐高祖之義師效湯武而謬者也霍光效伊尹不能如尹之非道義不顧則身死而族赤矣故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也然謂尹爲不能有二則可謂尹之事孔子所不爲孔子所不言則大不可信如其言則稷契皋陶伯益仲虺傳說及召公太公孔子均未論及之豈皆有所不滿邪蘇氏論武王非聖人亦謂孔子

未嘗稱武不知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孔子繫易言之矣惡在不稱武哉烏虜欲知人者誠不可不先論其世也

粵西彭昱堯子穆作伊尹論世頗稱之予不以謂然故復論之如此

天岳山館文鈔

卷一

論

八

秦伯論

秦伯三讓商乎讓周乎曰讓周奚以明其然也曰觀其與仲偕亡而決之矣太王因季歷生子昌有聖瑞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欲之云者有是心而未見諸言與事也夫舍長立幼於理弗順伯與仲初無失德將焉置之太王第有此欲耳非伯視無形聽無聲不能曲得其隱情也情既得矣將遂以位讓季季必不受太王必不安將遂潛蹤以去而不與仲偕去則季仍不得立秦伯之心尤不安昔者孤竹君三子命立叔齊猶太王之於季歷也齊能不自立而讓諸兄季獨不能讓兄乎假令伯季皆逃與夷齊不謀而合而仲雍者猶孤竹之仲子也難辭國人之立矣仲立而季仍不與

天岳山館文鈔

卷一

九

非親志也故伯夷可子身先逃秦伯不能不與仲偕逃夷齊逃在父沒後雖直行已意無傷厥考心秦伯仲雍之逃當父在時苟不能泯然無迹則季知其因已逃也太王知其因已逃也已成其名使父與季皆怒焉不自安烏在能體親心哉惟其託辭采藥與仲同竄荆蠻長往不返則季不能不嗣父位欲讓無可讓矣此其隱衷微特王季終其身不知即文武周公或均未之知觀武成大告及雅頌諸詩歷數先德不及伯與仲非夫子莫能表其微所以爲至德也後儒不察因詩言實始翦商遂謂太王陰有翦商之志而秦伯不從不知爾雅云翦勤也翦商謂勤商猶王季之勤王家也說文讀翦爲戠引爾雅戠字之詁以解之不知爾雅本有翦字也

天岳山館文鈔

卷一

十

秦伯不從史記作秦伯亡去是以不嗣謂不在太王之側云爾非不從翦商之志也且翦商出詩秦伯不從出左氏傳風馬牛不相及今聯而綴之武斷甚矣太王遷岐在小乙之世商中興又三十九年後二百有六年商始亡太王何自翦滅之就令有此志伯既不從幾諫可也積誠以悟親移忠作孝可也俟他日嗣父位如王季之勤王文王之三分有二服事殷皆可也在我而已何必逃哉逃亦自行已志耳何必與仲偕逃哉然則伯果欲延湯孫之緒正宜纘舊服盡臣節誠子孫世世母以商爲念即或已去而仲立仲之子若孫未必皆有聖瑞而願委曲輟轉以傳之俾其保世滋大是乃明知季子昌有聖瑞而願委曲輟轉以傳之俾其保世滋大是

欲絲商祚轉速商亡非讓商實蹙商矣不自相刺謬乎且其時伯仲行矣王季立矣太王果陰有此志必將授意王季使爲所欲爲何以季爲西伯專征伐盡瘁終其身文王且率商之叛國以事紂即武王十三年以前仍恪守藩服無纖毫利天下之心向非孟津之會不期而至者八百國商且未必亡也而謂太王於二百年前已陰蓄此志哉稼書陸氏謂讓周則區區小節不過與子臧季札等未爲至德不知子臧季札皆可直行己意與夷齊同伯則有萬難言之隱一直而顯一曲而微烏可同日語也且臧札正不易及今不欲使秦伯與臧札並論願欲使太王與操懿並論乎其父窺伺王室致二子皆潔身而逃之若將浼焉太王而如操懿之跋扈

則可不然臣不貳其君子必不逃其父矣陸氏又謂太王翦商之志卽武王誓師之志泰伯不從之心卽文王服事之心似矣而有以處泰伯究無以處太王太王果不待天與人歸惟知利天下有愧於其子若孫矣豈知伯當日知有父而已知曲體父志而已不知有周何計有商本不圖商何從讓商今日必讓商乃見至德然則伐商者將爲悖德又何以處武王乎且問果讓商何必與仲偕亡雖辯者不能答也世儒因集註有夷齊叩馬之語遂舍經從傳以曲爲之說不知夷齊叩馬亦附會之辭太史公好奇采入列傳耳王介甫嘗辯之矣豈足爲典要伯之讓係父子兄弟之倫而在太王實關君臣大義不可以不辨

天岳山館文鈔

卷十

論

十一

殷太史論

古有一言喪邦且貽禍天下萬世者殷太史之爭立紂是也呂氏春秋曰紂母生微子仲衍其時尚爲妾及爲妻生紂通鑑外紀曰帝乙及后以啟賢欲立爲太子太史據法爭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因立紂是殷祀六百喪於太史一言也較平勃之許王呂氏勸敬宗之贊立武氏貽禍爲尤烈矣夫謂不可立妾子者尊嫡之常法然仍當視其賢不肖何如豈有明知嫡子不肖而必立之者哉況啟衍紂一母之子也何貴何賤而必謂前所生爲妾之子繼所生乃妻之子耶萬一旣立爲后不復生子則將謂所生者皆不足爲子耶抑皆舍之別求子以立爲後耶公羊氏有母以子貴

天岳山館文鈔

卷十

論

三

子以母貴之說母以子貴禮也若子以母貴則曲說耳夫爲妻綱子皆統於其父不當以母分貴賤然使妃后並存貴賤猶可言也一人則何貴賤之有果如太史之說則成王生時邑姜尙未爲后宜舍之而立其弟叔虞矣不但已也漢惠帝唐太宗生時其母呂氏竇氏皆未爲后宜皆不得爲天子矣又況堯立舜舜立禹皆匹夫之子卽皆匹婦之子也其貴賤視嫡庶尤不侔矣匹婦之子可以傳天下妃所生之子反不可以傳天下乎且夫立嫡不立庶蓋懲並后匹嫡之禍而壹以前定者杜爭端耳若一母之子又以先後分嫡庶此何理乎況爭端正未易杜也三代下若唐立太子建成明立太子標標卒立其子允炆可謂前定矣而

血及金川門啟之變使唐高祖明太祖早知變通立秦王燕王爲嗣何至有推刃同氣之慘其不及此者則立嫡立長之說誤之卽皆殷太史迂謬之論誤之也抑攷宋明近事若宋眞宗仁宗哲宗皆妃嬪所出非后子也神宗母高后光宗母郭后寧宗母李后其生諸帝時皆在潛邸未爲后也使遇殷太史不得立矣惟欽宗生時母王氏已爲后帝熹生時母全氏已爲后計有宋一代祇靖康德祐二帝合於太史之法而皆喪其邦明太祖立嫡長子爲太子未卽位薨然標生時馬氏未爲后也成祖英宗憲宗孝宗世宗穆宗神宗光宗熹宗莊烈帝皆妃嬪所出非后子也仁宗母徐后宣宗母張后當二帝生時母皆在潛邸亦未爲后也惟武宗生時母張氏已爲后莊烈帝太子慈烺生時母周氏已爲后計有明一代爲殷太史所許者惟武宗及慈烺二人而武宗無道幾失國且乏嗣慈烺不知所終是后所生之太子多不吉也此理數之不可解者殷太史如在將爭不勝爭且不如不爭矣有明諸臣拘常而不知變嗶嗶然以爭國本爲務至神宗時爭三王並封則皆非嫡子是又法殷太史而并失其義者也則盡通觀於歷代繼述興亡之故也哉

天岳山館文鈔

卷一

論

三

衛武公論

司馬遷作史記雜採百家傳記之言往往抵牾舛錯其尤誤者誣衛武公爲篡弑之君也衛世家稱衛釐侯卒太子共伯餘立共伯之弟和有寵於衛侯多與之賂和以其賂賂士襲攻共伯於墓上共伯入羨道自殺衛人立和是爲武公果爾則武公之罪擢髮難數矣顧何以淇澳之詩列於風賓筵抑戒列於大小雅左史倚相稱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傲於國人使恭恪於朝夕以交戒及其沒也謂之睿聖武公季札觀樂亦以武公與康叔並稱曾謂篡逆之徒能如是乎記之引淇澳也釋之曰道學自修曰恂慄威儀曰盛德至善民不能忘蓋與文王之沒世不忘者等矣使果弑兄自立天岳山館文鈔

卷一

論

古

衛始封本侯爵書稱孟侯可證也世家因康叔子孫相承曰康伯考伯嗣伯庭伯靖伯貞伯至貞伯之子稱頃侯遂謂頃侯厚賂周夷王王始命爲侯誤二世家又因釐侯之後至武公稱公遂謂犬戎弑幽王武公將兵平戎甚有功平王乃命武公稱公攷春秋時凡公侯伯並稱公非必繇王命也武公果承王命晉爵稱公何以春秋二百餘年中經止書衛侯乎誤三世家載武公在位五十五年以九十五歲計之卽位時年已四十矣果弑兄而篡其位則共伯被弑時年必四十餘烏得爲蚤死髦者子事父母之飾也親死則脫之世家稱共伯自殺於釐侯之墓道則髦已脫矣詩安得尙云髦彼兩髦乎誤四觀此四誤則弑兄篡位之誣武公也益明矣

天岳山館文鈔

卷十

論

五

抑攷古人糾史記之失者如索隱正義史刻通鑑攷異古史大事記困學紀聞之類不可枚舉卽如三代世表稱堯舜夏商周皆出於黃帝則是堯崩下傳共四世孫舜舜崩復上傳其四世祖禹而舜娶堯二女乃曾祖姑也歐陽永叔辨之矣趙世家稱趙朔娶晉成公姊爲夫人屠岸賈殺趙朔趙同趙括公孫杵臼取他兒代武死程嬰匿武山中十五年乃出攷趙衰實娶文公之女若朔娶成公姊則亦文公女也父之從母豈可以爲妻況文公卒已四十六年莊姬此時尙少安得爲成公姊春秋於魯成公八年書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不書趙朔觀左傳欒書將下軍則朔已前死矣朔死時武已七歲從母畜公宮無遺腹之說岸賈雖兇暴安敢索莊

姬子於宮中此必無之事也呂東萊洪容齋王伯厚諸家皆辨之矣足見史之不可盡信也顧其他失尙不盡關於名教武公則睿聖之君也乃枉受篡逆之名於後世王魯齋尙循其說豈不厚誣古人哉故敢斷以經而決其無是事也

案史遷卒於武帝末年而賈誼傳言賈嘉最好學至孝昭時爲九卿相如傳引揚雄語謂靡麗之賦勸百風一猶馳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則其文爲後人所竄亂者多矣

天岳山館文鈔

卷十

論

六

鉏麀論

戰國時恢奇詭俠之士爭以死爲名而實非人情所應有其端已自春秋開之究皆傳之者妄耳未必有其事也左氏傳稱晉靈公使鉏麀賊趙宣子見宣子坐而假寐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嘻此果可信乎夫伐國不問仁人麀果知有忠信必不肯爲刺客以事無道之靈公趙盾身爲執政其人果賢麀必先知之而不肯往刺既夜入其家則固不知忠信爲何物矣而謂片時之恭敬遂足格盜心而使之視死如歸無是理也且麀不忍刺盾詭稱將刺刃而或覺焉又或力言盾之賢以保全之公未必罪麀也必慮棄君之

天岳山館文鈔

卷一

論

七

命爲失信抑思君之命果治命邪亂命邪况既觸槐死矣不忘恭敬數語又誰聞而誰述之邪公羊傳書此事謂入其門無人門焉者入其閨無人閨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此於情事爲合向使盾之左右聞之則羣起而執之矣麀求死將不可得又烏能從容就死若是哉若謂言畢即死則公之賊盾盾已具知之雖伏甲以饗盾盾必不往又何至有喉癢之事邪雖然類此者非一端也程嬰匿趙武於山中十五年武出嬰自殺曰吾將報宣孟及公孫杵臼於地下趙襄子遊於囿及梁而馬不進使青荇視之則豫讓也荇曰子且爲大事而我言之非友道也子將賊吾君而我不言非臣道也乃退而自殺晏子厚養北郭騷之母及得罪出奔騷與其友

造齊廷曰晏子去齊必見侵與見國之侵不如死遂自刎也其友

亦自刎柱厲叔事莒敖公不見知而去之海上及公有難而死叔曰吾以不見知故去今公死而我弗往死是果知我也遂死之之四子者與鉏麀如出一轍皆不當死而死者也太史公曰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蓋非死之難而所以處死者難嬰既立孤報仇宣孟及杵臼自必知之何待自殺以報青荇雖自殺卒無救於豫讓之死且使荇視而忽自殺襄子必知其故矣是殺讓者荇也晏子禍未至死騷儻力諫齊君晏子未必不復用何必死其友又何必爲騷死柱厲叔久去位則君雖死已可以不死其死也適重彰君之過也猶之鉏麀不死盾未必竟死麀即死盾卒未至於死而靈公且被盾弑是公之弑實麀階之厲也麀苟有知得毋悔嚮者未誅此賊以負吾君邪凡此過中失正皆尾生抱橋之信并不足與召忽荀息同論戰國游俠多此類至東漢而其風未已以中道律之死傷勇者不少也嗟乎死生亦大矣古忠臣孝子所爭止在一死乃等死也或守死而未善其道則何異匹夫溝瀆之諒哉然吾謂不近人情之舉傳聞失實者過半直謂之無是事可也讀史者慎弗爲古人所欺哉

天岳山館文鈔

卷一

論

六

公山弗擾召孔子論

孔子欲赴公山弗擾之召且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讀者疑焉弗擾非能用子者東周何自爲之程子謂天下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其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也夫曰爲東周豈僅令公山改過且既未往又何以知其必不能改或謂東周本其素志不必專就弗擾言則又胡爲因欲往而發此論蓋嘗審時度勢而後知公山之召實與魯興周一大機會而東周可爲非空言而不能見諸行事者也魯自祿去政逮已四世五世矣至季孫意如竟敢逐昭公使野死及葬猶溝而絕諸先君之墓魯之臣民憤其大逆不道欲得而甘心者眾矣三桓既同惡相濟家臣尤而效之於是

天岳山館文鈔

卷一

論

九

是南蒯以費叛侯犯以郈叛而陽虎尤凶暴嘗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至定公八年遂欲去三桓將享季於蒲圃而殺之季不敢不往也賴林楚御季如孟氏而虎遂劫公以伐孟氏其敗也猶竊寶玉大弓以出然且舍五父之衢寢而爲食乃入於謹陽以叛虎之視三桓蔑如也天道好還物極必反謂非意如逐君稔惡之報哉弗擾時爲費宰與季寤公鉏極叔孫輒叔仲志因陽虎以謀去三桓魯人遂目之爲叛實未嘗據邑稱兵亦未嘗共執桓子也觀定公十二年弗擾宰費如故則八年之役固未以叛聞計其召孔子必在是時矣當是時魯之大權在季氏季之大權在陽虎虎出奔而弗擾適爲費宰則亦一虎

也子嘗曰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然則三桓之微固繇自取而陪臣執命抑豈可久之道弗擾必有不自安之心故召子以圖自全之策子果往則必乘機赴會因勢而利導之使弗擾亟歸費於魯君而使三家各循其分三家甫經變亂其氣已奪自不敢不從陪臣不敢干大夫大夫不敢干諸侯繇是墮都出甲強公弱私魯之臣民屹然於君臣之大義魯君定則諸侯皆將聞風興起同戴王室不敢干天子矣夫如是則國威可振周道可興豈非千載一時哉他日佛肸之召子之欲往猶此意也蓋趙鞅之惡不減季孫二子果能張公室則於家爲叛於國不失爲忠猶之洛邑之民於周爲頑於殷不失爲義也然皆不果

天岳山館文鈔

卷一

論

三

往者則有天焉以主之天而既厭周德矣故不使夫子爲所欲爲而非料其終不能改過之謂也厥後孔子爲司寇將墮三都弗擾與叔孫輒竟敢率費人以襲魯則真叛矣子故命申句須樂頎伐而敗之弗擾奔齊其自取也勢可因則因之賊當討則討之聖人豈有成心哉或曰然則夫子何以不與陽虎曰虎過於凶暴是一季氏也故雖以禮來亦拒之弗擾當意如卒時陽虎欲以璫璣斂仲梁懷不與虎將逐之弗擾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是其初蓋猶知有君者厥後在吳猶不肯導吳以伐魯謂不可以小惡覆宗國宜子欲因而用之也且夫子但欲因其勢以張公室耳抑豈必深求弗擾之爲人邪